

滩里水龙灯

黄三畅

2024年的春节,武冈滩里水龙灯舞得比任何一年都更欢快。

时间从大年初二要到元宵节。为了滩里水龙灯能在陆地上舞耍,政府还修建了水龙灯文化广场和水龙灯舞耍的场地,并在关风桥和龙江河两岸布置了彩灯。远远看去,滩里村蛟龙飞舞,灯光璀璨,水波荡漾,恍如天上的街市。

《武冈州志》载,今湖南省武冈市邓家铺镇滩里村,“历有舞水龙灯之习俗,其源可溯至唐末”。

邓家铺镇是湖南历史名镇,是唐末潭州(今长沙)节度使邓处讷的公子,筲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地。其所处平畴是一块盆地,资水的支流龙江从西南面从山的峡谷间艰难地钻出来,穿过这片平畴,就被东北面的山壑紧紧夹住,那夹缝口,就叫“水口”。邓公子和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水口”的位置非同寻常,江上游所纳人的凶吉祸福,都要进“水口”,“水口”必须把住,让凶、祸泄走,把吉、福留住。要达到这一目的,舞“水口龙”是最好的方法。龙是水中王,龙能掌控一切!于是邓公子商请“水口”上游的滩里村人舞“水龙灯”。滩里村本有舞龙灯的习俗,就欣然答应了。

“水龙灯”很快就舞耍起来了。尔后一千多年来,基本上年年舞耍,即使时势特殊,如太平天国时期、抗战时期,也没停止过。现在,滩里水龙灯已被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滩里水龙灯主要由主灯(龙)、牌灯、宝灯、散灯等组成。主灯由原先的两条龙、两群灯,发展到今天的四条龙、四群灯。每条龙分为七节,节与节之间用白龙布连接,形成一条整体的龙。牌灯有一支上亮着“滩里龙灯队”的名称,其他的亮着时兴标语,如“祖国腾飞”“清正廉洁”等。宝灯是圆球形,俗称“宝”,每条龙要配一个。散灯有鱼灯、虾灯、蟹灯,以及猴灯、狮灯、鸡灯……舞耍龙灯时,还要配备大、小响器。现配有大、小响器各四套,分别是大鼓、大锣、大钹;小鼓、小锣、碗锣、小钹。每套小乐器还配备一两支唢呐。

旧时是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那天开始舞耍,现在改革了,春节期间就开始,往往是晚上舞耍。

舞耍之前,先要在“水口”旁边的一座寺庙里祭龙。祭了龙,就要唱“出龙歌”。出龙歌这样唱:要开排来就开排,莫在此中久久捱。排一开来水又大,转过弯来阵势摆……

舞龙灯是生活,生活是离不开爱的。每条龙后面都有各种灯笼簇拥着,在锣鼓敲击、唢呐吹奏、爆竹爆炸出的激情里,四条龙早就泊于“水口”的竹排上。

水上舞耍的程式有“龙戏水”“龙抬头”“龙望月”“龙腾飞”。先是四条龙与竹排平行着屈伸起伏,竹排本是摇摇晃晃、一沉一浮的,龙灯舞耍起来还真像龙戏水。加之又时而舞耍到水面上,龙头点水、龙身滚水、龙尾蘸水,这就真是龙戏水了。接下来是四条龙龙头一齐往上举,龙身紧紧跟上,然后龙头朝上不动,那是“抬头”“望月”了;突然四条龙龙头朝下一旋,龙身也跟着旋转起来,于是四条龙在空中腾跃、翻飞,各显威风。

村里人早就来到江边观赏了。竹排沿江上溯到村前的码头边,由锣鼓唢呐爆竹接上去,在江边一个较宽的坪子里舞耍起来。在陆上,舞耍者仍然像站在摇晃的竹排上一样,腿也在不断晃动,因此看起来也像在竹排上舞耍一样。

陆上舞耍的程式有“龙钻洞”“双龙抢宝”“画8字”……恍惚间,四条龙分成两对,龙头又倏地上冲,身子斜竖起来,每对龙行成一个“8”字,然后它们口对张口,隔着那个“宝”,对峙着,龙身一扭一摆,龙尾有力地剪扫着……

舞耍过程中,大小响器齐奏,又有唢呐助阵,还有鞭炮助威。如果表演的场地很大,四条龙在中间一齐舞动,又有几百盏散灯围绕,场景非常壮观。

接下来的日子,水龙灯基本上要被接到本村各家各户的禾场、走廊、堂屋里舞耍;之后就在邻村、邓家铺镇上和其他一些地方舞耍了。邻县新宁、邵阳、洞口、隆回的一些乡镇,也会请去舞。有河的地方,先要在竹排上舞耍一番,再上岸舞耍。有这样的说法:哪一家、哪一村、哪个单位舞了水龙灯,他们一年都会吉利。

舞水龙灯这种民间文化,除了具有审美、娱乐作用,还是最能消解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的纠纷的。旧时,邻舍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商铺与商铺之间有纠纷,会求助水龙灯。水龙灯的主事者把双方的主事者喊拢来,要他们当着龙头,各自做自我批评,表态要消除前嫌。然后,水龙灯就进入那些户、那些村落、那些商铺,舞耍一番,以龙作证,看谁还敢食言!这种做法也传承下来,只是方式方法有所改变。

水龙灯一年一换,每年制作新灯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做水龙灯、舞耍龙灯,是一种强力黏合剂,把全村、全镇人的心都黏合起来了。

古村新貌

视冲的绿色版图

张逸云

视冲的绿植,往往挣脱季节、时令的羁绊,鲜明而自信地展示着一路葱绿、一路鲜香。

视冲位于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地处幕阜山北麓朝江汉平原的过渡区,境内山岭绵延,峰峦叠嶂,绿树花草漫山遍野。有人把视冲比作遗落人间的仙境,京广铁路线把村庄跟市镇隔断开来,这儿便有了“湘北桃源”的说法。

视冲的历史,至少有500年以上了。其名称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跟农事有关。境内田地多位于山冲处,古先民用木视引水灌田,山冲便以视冲命名。这个说法,彰显了先民的智慧与农耕文化的传承。另有一说跟战争关联。相传春秋时楚昭王(公元前523年—前489年)与吴王阖闾交战于此地,楚王宝剑失落山冲之中,故名失剑冲,后来演变为视冲。失剑之说,跟江西萍乡上栗县桐木镇视冲村的由来重叠。到底谁真谁假,尚无定论。

湖南的这个视冲自古以来就绿色如染。视冲的绿色是被大山的走势和形状塑造出来的。在山峰石缝边缘,一丛丛矮小植物,随着山形,延展出色地的轮廓。这些卑微柔弱的生命,历经岁月百转千回,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生长出顽强和倔强,久而久之,视冲人的性格也变成了这个样子。

亚热带季风气候,使视冲的风景四季鲜明。春光烂漫的日子,桃花掀起的一浪浪粉红,越过起伏的山峦,冲出幽深的谷壑,蔓延到村民房前屋后。那一簇簇梨花,流云般从山涧、坡地飘荡而出,玉带似的缠绕在山梁上,整座村庄在红与白的花海中摇曳多姿。杜鹃花同样不可忽略。无论密林深处,还是悬崖峭壁,哪怕荆棘丛中,杜鹃花都会一个劲地展示着妖娆和妩媚。

视冲的绿盘根错节,尽情尽兴地张扬着个性。当阳光掠过青嫩的枝条,盛夏季节的豪放便从树梢奔涌而出,眨眼工夫,淹没了条条小径。村居民舍,炎热的暑气,被汹涌而至的绿浪驱赶得遁迹无形。

秋风起,云飞扬,视冲就有了另外一幅图景。阵阵果香伴随小鸟儿跳跃的身影,从树丛深

处的绿色中飘逸而出,淋漓尽致地演绎着丰收季的繁盛。

当寒冷从山里密密匝匝的枝头铺陈延展的时候,一夜之间霜冻悄然降临,满树白光不停地闪烁、跳跃、奔腾。腾不了多少时日,雪花粉尘一样铺天盖地,把村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是,村口的樟树依旧绿意葱茏。

香樟树是视冲的主角。离村部150米处有座小山头,像一头横卧的狮子,村民称之为狮子坨,百年以上的古树有100多棵,树龄最大的超过了500年。

视冲的绿色得益于人的智慧和勤劳,视冲人历来就有植树种花的传统。村村头尾,路旁坡地,房屋院落,栽种了许多花草树木。

视冲人种树有讲究。老人过大寿,种上“长寿树”。相亲相爱的年轻人喜结良缘,栽上枝繁叶茂的“同心树”。娃娃们十年寒窗苦读,考上了心仪的大学,由家长领队,在小树林里种上一棵“状元树”。用植树来寄托美好的愿望,不仅不用再操心随份子送礼,还能绿化家园,让村民分享一片绿荫、一缕馨香。

视冲作为远近闻名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在编织幸福生活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和汗水。

生猪退养、鸡鸭圈养,“四房”拆除;疏通沟渠、硬化亮化公路,打造美丽路线,推进万亩猕猴桃基地和绿化广场建设。村里成立了监事会、村民理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烟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并制定村规民约、屋场公约,破除陈规陋习,维护公序良俗,提高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以日新月异姿态,构建姿态万千的绿色版图。村里还统一规划,给每户建房出资,实行“三通一平”,引导拆迁户把房子建在绿树掩映、鸟语花香的山边。

孟春时节,在视冲村道漫步,远近的绿色纷至沓来,在鲜活的光亮中浪漫起舞。路旁整整齐齐的菜畦和苗圃一片油绿,躺在池塘的睡莲,自由在地泛出层层深绿,或白或紫的花瓣儿,沐浴在视冲绿意盎然的雨幕里。



视冲的绿色。

曾维平 摄

鹅洲岛的春色

谭清红

没过。”

老板朱总是一个地道的鹅洲人。他说,鹅洲也就千余亩地,最初朱姓人家以打鱼为生,在这里种些庄稼,后来干脆就住进了这神仙岛,一住就住了300年,目前岛上居住有六百余人。现在建设美丽乡村,桥通路通,岛上的旅游业也应运而生。

鹅洲得名,口口相传的是当地村民挖地挖出了两只金鹅,于是建庙供奉了起来。“哦?那金鹅呢?”1944年,日本鬼子人侵到了小鹅洲,劫走了……”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朱总打来了电话,说油菜花开了,十分壮观,正是观赏的最好时节,再不来看就过味了。我说,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您就别用壮观两字了。他干脆直接打开了视频,让我看到了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和在油菜地里玩闹的成群的游客。

一个策划在我脑子里形成,于是湘潭市女作家协会、市旗袍协会结伴“春光好·丽人行”采风暨图文比赛活动,成行了。

再登鹅洲,已是春风拂面,阳光正好。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那不起眼的一块菜地,迷阵似的,已演变成一大片一大片的金色油菜花,正浓烈地、恣意地、抢眼地绽放,果然壮观。小车一路开过来,大家眼里只有油菜花了,一个个比着惊喜尖叫。过瘾的是,同行的小字老师的采风摄影理论课,就以广阔的油菜地为背景,主讲就是“如何拍好油菜花”。大家急急地学,顾不得优雅与否,早就钻到油菜地里实操了。

我身着旗袍、高跟鞋,原打算站在环洲路上静静地观赏,但当这些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一反平时的斯文,呼啸着狂奔而下,扑进金色海洋的时候,我已经不淡定了。我走进油菜花,牵住了姐妹们的手,仿佛牵住了整个团队,牵住了青春,牵住了春天。我们过山车一样,过瘾地尖叫;我们一起叫喊“一二三”,将帽子抛向天空,将丝巾抛向天空,将油菜花束抛向天空,将快乐抛向天空。欢歌追逐着欢歌,尖叫扑打着尖叫,我们任性体验春天的恣意,淋漓地感受春花的壮阔。

油菜花,说起来长得和餐桌上的白菜藁花一样,极其普通,极其大众,但却越是大众,越有力量。镜头里,单拍一朵油菜花,她的确阳光、艳丽,但必定要有大量的油菜花作为虚幻背景,才更美。油菜花的美,是大众的美、壮阔的美。美生于相互,生于团结、蓄势、勃发,一齐绽放,才美得那么令人尖叫。

不由想起谢宗玉评论著名作家王跃文《家山》的话来。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跃文先生的《漫水》是对同乡沈从文野山野水叙事审美的继承,而《家山》的叙事语言,是要为大众提供一种似乎已有、却从未出现的新的审美规范。说到底,壮阔的油菜花是一种带着大众底色的、崭新的乡土审美,而这种审美,也正是让我们尖叫的密码。

天已黄昏,油菜地田埂忽然冒出来一群鹅,一只跟着一只,像放学回家,歌唱着走向旁边竹篱笆围成的家。我们,也该回家了。期待与鹅洲岛的春色,在梦中相见。

诗新韵

春色分半入诗行

刘刚

春天走了一半路程
在一个节气里停了下来
等待衔泥的燕子把巢筑好
等待未绽开的花蕾怒放

推开温满绿色的窗
婀娜多姿的烟柳摇进心房
陌上桃花亲吻了风的脸庞
黄鹂的歌声尚在枝头荡漾
翩翩起舞的蝴蝶悠闲地
开始消遣着温煦的时光
小蜜蜂画出一道弧线
便藏身于花丛中央

春天走了一半路程
依旧保持绚烂多彩的模样
在这乱花迷眼的季节
庆幸自己没有沉醉和彷徨

把憧憬一股脑塞进行囊
迎着暖风吹来的方向
播种一粒粒希望
把梦的一半种在春天
把春的一半写进诗行

听雪(外一首)

瘦马

在江南,少有凭栏听雪的时候
今年不一样,一场漫天大雪
纷纷扬扬,屋前石栏下
浅浅的青苔仿佛有一点新绿
想伸长脖子看看新奇
却被一下子摀进了雪中
飞雪中不能自制的是风
仿佛这一场大雪是它的功劳
带着雪花到处炫耀
有时冷不丁地钻入我的脖子
然后呜呜地笑着扬长而去
立春后听雪
其实不止我一个
沉默了许久的树木,早就悄悄地
竖起了耳朵
田间的小草,也探出了小小的脑袋
一场大雪,以湿润晶莹的雪花
公开了春天的宣言

又一场大雪降临

又一场大雪降临
白茫茫的大地隐去了多少哀愁和忧伤
树木的拥抱,对雪来说
是一种境界
我疲惫的肢体中,潜伏着
瘦弱的梦
我渴望能与这一场大雪交融
希望雪的思想和精神
融入我深处的血脉
希望我潜藏的执着和冲动
沿着雪来的方向不断生长
雪后阳光中
盏盏灯笼,吟诵新春的祝福
滴滴雨水,唱响生命的欢歌
我们骑着骏马
在古老的月光下饮着草叶的锋芒
蹭过哗哗的流水,跨越高高的山峦
和诗歌一起飞翔

